



“BEL—AMI, C’EST MOI!”

漂亮的朋友，
就是我！

莫泊桑外传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“BEL—AMI, C’EST MOI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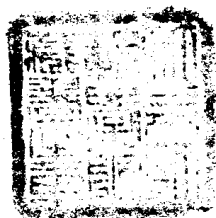
漂亮的朋友， 就是我！

莫泊桑外传

〔法〕马克·安德里 著

杨松河 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70583

1170583

MARC ANDRY

“BEL-AMI, C'EST MOI!”

根据巴黎 “PRESSES DE LA CITÉ” 出版社

1982年版译出

莫泊桑外传：“漂亮朋友，就是我！”

〔法国〕马克·安德里著 杨松河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徐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9.5 插页2 字数197,000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9300册

ISBN 7-214-00141-1

I·37

定价：2.60 元

我愈是取得进展，就愈觉得一抹真正爱情的阴影比一切荣耀更可贵。

吉·德·莫泊桑

序

应一家晚报之需，我改编过吉·德·莫泊桑的所有小说，与他结下不解之缘，我谨以此书同读者分享我对《漂亮朋友》的作者由衷赞佩之情。

不过，本书不是故旧叙旧的已故作家的传记。我打心眼里想谈论的是一个仍然活着的作家。

书中莫泊桑的言论，才子对佳人的谈吐，名流对名流朋友如福楼拜，左拉，保尔·布尔热，勒努瓦以及小仲马等人的谈话，大都是莫泊桑亲口说的。

这些言论和谈吐，是根据莫泊桑的通信、文章及生平评传重新组织起来的。还要感谢莫泊桑的驾舟伙伴们（如莱昂·封丹）、同事们及其志同道合者所提供的佐证材料；感谢莫泊桑的情妇们所吐露的隐私；尤其应当感谢莫泊桑的心腹知情人——他的忠实的仆人弗朗索瓦·塔萨尔所写的关于莫泊桑的回忆录。

我希望给您留下这样的印象，仿佛是莫泊桑在接受您的采访，与您促膝谈心，直言不讳地进行自我解释，叙述自己

的所作所为……

我还要向所有的莫泊桑传记作家们鸣谢，从1905年开始有阿尔贝·隆布洛索，尔后有皮埃尔·波莱尔，乔治·诺曼第和勒内·杜梅斯尼尔，他们都被莫泊桑的个性迷住了。他们的著作对我帮助很大。而且，我还有幸认识吉·德·莫泊桑的亲侄女西蒙娜·奥索拉夫人，她直到书的最后才出场。

还要感谢“拉吉耶特”^①现在的房主米切尔小姐，她敞开所有的房门让我们参观。

①此为莫泊桑的故居之一。

“我叫‘来者不善’”

目 录

序.....	1
“我叫‘来者不善’”	1
“漂亮朋友，就是我！”	81
“我不愿再活下去了！”	245
莫泊桑年表	287

1890年11月23日清晨，天色灰暗，寒气袭人，一行旅客来到圣拉扎尔车站，准备乘开往鲁昂的快车。

这帮旅客身上严严实实地紧裹着暖烘烘的裘皮大衣，头上戴着大礼帽，一个个神情严肃，有一点儿郑重其事的样子。

他们朝一节一等车厢走去。不一会儿，爱弥尔·左拉，昂利·赛阿尔，爱德蒙·德·龚古尔和吉·德·莫泊桑便面对面地坐在同一间包厢里。他们去鲁昂参加居斯塔夫·福楼拜雕像落成的揭幕仪式。福楼拜是在十年前逝世的。

列车在茫茫雾野里穿行，在整个旅途中，爱德蒙·德·龚古尔一直感到惶惶不安，因为吉·德·莫泊桑的脸色不佳，他的目光迟滞，直愣愣地盯住一个地方。爱弥尔·左拉和昂利·塞阿尔也不断地打量着莫泊桑，极力想从他脸上寻回“梅塘晚会”文学团体那位驾舟好手活跃欢乐的形象，结果却大失所望，短短几年前，他还是塞纳河两岸街谈巷议的风云人物啊。左拉几个月前还同莫泊桑一起在塞纳河畔的特利埃勒共进午餐，对莫泊桑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惶惑不解。

吉只有四十岁，但在赛阿尔的眼里，却是一个心灰意懒、面黄肌瘦的人，只见他在大衣里面打着寒战。

几个星期以来，这位因《漂亮朋友》而成熟起来的著名作家，强打精神想把他业已动笔的一部新小说《昂瑞吕斯》继续写下去，但未能如愿。莫泊桑看到了他的老冤家爱德蒙·

德·龚古尔向他投射过来的目光。龚古尔永远也不会原谅莫泊桑，因为莫泊桑有一天曾对他下过这样的断语：“这是一位玩弄文学的正人君子。”

火车隆隆穿过诺曼第原野，他深深地热爱这片土地。吉悔恨交加，老是在想：“要是完不成《昂瑞吕斯》，我就自杀。”这一念头犹如快车的隆隆声，一直在他心头缠绕。

快到鲁昂，火车跨越塞纳河时，莫泊桑突然站了起来，朝车窗戏剧性地挥了挥手说：“我今天精神尚好，应当归功于早上在那河面划船的活动。”说着，用手指了指大雾弥漫的塞纳河。

在车站月台上，一些重要人物已经在那里恭候这帮名流前来参观。吉挺了挺身子下了火车。

“我亲爱的大师，”鲁昂市市长对莫泊桑说，“我们能同你们一起悼念居斯塔夫·福楼拜，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荣幸。”

“我已经写信通知了伊波利特·泰纳。若不是他家离这儿太远，他是会来参加这个仪式的，这次活动只有真正的朋友才受邀请。他多么热爱福楼拜啊。”

过一会，蒙在福楼拜雕像上的幕布揭了下来。吉冒着冰冷的濛濛细雨发表讲话，再次向他的导师致敬，赞誉之辞感人至深。

面对着福楼拜的雕像，他想起在克鲁瓦塞的那一天，他曾向福楼拜的遗体起誓，要把落地的火炬重新举起。他做到了吗？

一阵寒风骤起，他顿时打起寒战。

爱德蒙·德·龚古尔站在角落里，仍然带着几分幸灾乐

祸的得意打量着莫泊桑痛苦的脸色，他对莫泊桑的情场得意和出书畅销一直眼红得很。

莫泊桑面对面地看着栩栩如生的福楼拜半身大理石雕像，多少往事涌向记忆的脑海……

I

1864年夏天的埃特尔塔，以时髦的海滨胜地而著称于世，正如作家阿尔封斯·卡尔几年前大加渲染的那样：“倘若要我第一次向一位朋友指点大海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埃特尔塔。”

一位婚姻破裂后姿色不减的少妇，带着两个孩子在埃特尔塔安了家。她的容貌同埃玛·包法利夫人有几分相像。她是滨海城市费冈远近闻名的造船厂主勒·普瓦特万家的千金闺秀，十八年前嫁给了居斯塔夫·德·莫泊桑。小两口住在格兰维尔—伊莫维尔堡，但夫妻经常吵架，因为洛尔·德·莫泊桑忍受不了她那美男子丈夫一而再再而三的负心行为。吉和艾尔维这两个孩子就是在父母争吵声中长大的。

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同姘头们甚至女仆们胡作非为，洛尔伤透了心，忍无可忍，终于当着—个调解人的面要求分手。之后，她悄悄地退居到父母留给她的一幢别墅里，除了要把过去忘得—干二净之外，她已别无他求……

吉来到埃特尔塔，很快就习惯了维尔基别墅的生活。这是一幢美丽的小楼房，阳台上鲜花争芳斗艳，四周桦树、椴树成荫，附近就是罗马式教堂，登楼远眺，大海景象尽收眼底。莫泊桑生活这样的天地里，象—匹“脱缰的小马驹”，同他的小弟弟—起，在海滩上跑来跑去，在岩石间东游西逛。转眼之间到了8月5日，家里热热闹闹地庆祝他十四岁生日。

这一天，吉正放假，便到海滩上来玩玩。他坐在鹅卵石海滩上，观看—群女人下海游泳，只见她们“哆嗦着玉体”扑到海浪里。

—个妩媚动人的姑娘，也是孤身—人，微笑着过来对他说：

“您可知道，您是本地的知名人士。大家都叫您诗人。看样子您写得—手好诗。真是年轻有为啊！”

他受宠若惊。这是他第—次得到—个女人这样的恭维。是啊，有多少夜晚，他在维尔基别墅里诗兴大作，但他绝不敢想象会得到如此艳福。

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因为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人又补充说道：

“我希望您能为我写几首诗！还没有任何人专门为我写过诗呢。我是个诗迷。拉马丁的诗，我—首不拉全读过了。”

他起身到附近的更衣室去穿了游泳裤，又回到这位泳装美女身边。

“我们一起游一会儿好吗？”他倡议道。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

“我还要带您作一次海上漫游。我最喜欢爬上小船，一划就是几个小时。我的血管里奔流着海盗的一腔热血！”

“我知道。所有的渔民都是您的朋友。远近的人也都这么说。”

他拉着她的手，双双跳进冰冷的海水里。

“不过，您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吧。我设法妮，”他们回到海滩后，她才自我介绍。

莫泊桑眼望着茫茫大海，观赏着两道巧夺天工的天然拱门——阿瓦尔门和玛纳门——构成的海滨悬崖峭壁，绿草如茵的悬崖脊背镶嵌着白垩石小道。面对这派令他爱得痴迷的滨海风光，他今天感到格外的高兴，法妮的美貌和背景的秀丽相映生辉，美人美景浑然一体！他暗下决心：“今天晚上我就满足她的要求为她写诗，明天我就可以把诗给她送去。”

莫泊桑与这位姑娘的邂逅无疑对他一生有重要的影响，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他对待女人的态度，对待一切被他引诱而倾心于他的女人的态度。

夜幕降临埃特尔塔。莫泊桑依窗凝望，母亲精心描绘出来的五彩纷呈的大花园一览无余。他又回到自己的写字台，上面胡乱放着几部他喜爱的作家的著作。他趴在稿纸上，脑

海里浮现出法妮的形象：“我的初恋……我一下子被她的美貌和娓娓动人的嗓音陶醉了。她那窈窕的体态把我迷住了。”

夜色现在已完全笼罩下来。莫泊桑孜孜不倦地写他的诗。他把他的全部激情都倾注在他的诗行里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发现漂亮的法妮已经来到海滩上。但这一次，她的身边围绕着一大群比她年岁大的男朋友。他到底还是羞怯地走上前去，悄悄地把她要的诗塞到她手里。

“谢谢。您太好了，”她对他说，“没想到您的诗写得这么快，我很感动。这么说，是我给了您灵感喽。我真为此感到骄傲。”

围在年轻姑娘身边的男男女女一个个惊讶不已。他们不约而同地打量着这位胆大包天的中学生。其中一个人嚷嚷起来：

“我们真想不到我们亲爱的法妮原是一位发情的诗歌女神。①”

吉有点难为情。他多么怀念昨天一整天她陪伴他游泳的美好时光。为什么一夜之间她就变得这么疏远，几乎不近人情呢？于是，他茫然地走了，若有所失。“女人怎么会多变到这种程度呢？打昨天开始，我心里可就只想着她呀。”

他顺着漫长的鹅卵石海滩走下去。他闷着一肚子气，边走边想着法妮。围在她身边的那些男朋友到底是些什么人？不知不觉中他离开了海滩，爬上了悬崖绝壁。他浮想联翩，仿佛同她一起在悬空一百米高的宽平的草地上奔跑，正在觅草吃的野兔仓皇逃窜。他打心眼里喜欢这堵宽阔而荒冷的屏

① 法语muse一词，有诗歌女神、引起诗人灵感的女人和发情的鹿等意思，这里是一语双关的戏谑语。

障，它切断了绵绵无尽的海岸线，成群的海鸥高亢的鸣叫声在屏障上下奇妙地回荡着。

事隔二十五年后，莫泊桑在一篇鲜为人知的短篇《战神》里这样描写道：

我的确迷恋埃特尔塔海滨的悬崖绝壁。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美丽、更有益于健康的所在。我说的有益于健康，是指有益于陶冶精神。这是一条直插海天的雄伟壮丽的道路，一条建造在大陆边沿，在汪洋大海之上，沿着天然长城伸展开去的绿草如茵的道路。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，张开手脚躺在草坡上，沐浴着灿烂的阳光，百米悬崖之下惊涛拍岸，我陷进了梦幻的世界……

但此时此刻，他心里一直在想着法妮。她居住的木屋别墅就在附近。现在她可能回家了吧？只希望能够再看到她，象昨天那样单独同她在一起。但当他走近她的木屋时，就听到一阵哈哈大笑声。气死人了，他无意中发现她正在用嘲笑的口气向她的男朋友们念他为她写的诗。这正是他的诗，她夸张地朗诵着，装出有所领悟的样子，公然嘲弄他的诗情。

他拔腿就跑。这次奇耻大辱，他刻骨铭心，死也不会忘记。这种精神痛苦，他让别的女人付出了代价，他在生活道路上，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女人，他让她们都为这次痛苦付出了代价。

莫泊桑回到维尔基别墅，一眼就看见福楼拜。福楼拜刚

刚来到埃特尔塔。客厅里摆设着各式各样的古香古色的家具，作家就坐在一张舒适的扶手椅里，正同洛尔·德·莫泊桑谈话。《包法利夫人》的作者与洛尔的友谊始于青梅竹马。过去两家常来常往，关系甚为密切。何况他们俩又是同龄人。

吉看了看母亲，她坐在福楼拜的对面。她仍然很漂亮，棕色长发从中间分开，紧贴着两鬓。他是否想到，联系她母亲与福楼拜之间的感情要比一般人的友谊要深厚强烈得多？他知道他母亲与福楼拜从小就认识。他经常听到他俩回忆某些时候的往事，一会儿欢笑，一会儿叹息。洛尔的哥哥阿尔弗莱德·勒·普瓦特万是福楼拜的一位很亲密的朋友，福楼拜因见不到好朋友总感到若有所失。

莫泊桑看到他俩今天相逢在一起高兴得眉飞色舞的样子，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他会不会象其他年轻人那样，对他俩的友谊妒忌和猜疑呢？他晓得，母亲因与居斯塔夫·德·莫泊桑不幸的婚姻，多年来受了莫大的痛苦！他也明白，福楼拜的牢固情谊给这位仍然年轻的少妇带来多大的幸福！作家工作再忙，应酬再多，也从来没忘记来看望他童年时代的女朋友。

吉向福楼拜走去，福楼拜非常亲热地握着他的手。

“我亲爱的洛尔，”福楼拜说，“我曾经应邀参加拿破仑亲王的舞会。前不久，玛蒂尔德公主^①刚将她的一幅水彩画赠送给我。然而，我并不喜欢这五花八门的社交活动，你晓得，我更喜欢我在克鲁瓦塞或你在埃特尔塔的迷人的隐居

^①玛蒂尔德公主（1820—1904）：拿破仑第三的堂妹。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时期在巴黎拥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沙龙。福楼拜等名人经常出入她的沙龙。

之地，拿你儿子的话说，就是你的‘可爱的家’。你俩在这里生活真不错……”

吉怀着赞佩崇敬的心情听着福楼拜讲话。他期望有朝一日会成为象福楼拜这样的人：一位扬名天下的伟大作家。啊！人一出了名，征服女人就不费吹灰之力了！有自己的双座轿式马车，早上到树林子里散步，衣冠楚楚，外人一看就是一表人才！听见人们交头接耳轻唤着您的尊姓大名有多愉快！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的一生有多称心如意！到了那时候，法妮的讽刺挖苦又算得上什么！

他退了出去。在花园里，比他小六岁的弟弟艾尔维正叫他去做游戏：“我的吉！我的吉！”弟弟亲热地喊他出去。

福楼拜对洛尔·莫泊桑说：

“你的儿子，真够迷人的。不过，我觉得他有点忧郁！他才智横溢，有文学修养，拿句时髦的话说，挺讨人喜欢的。更何况，他是你的儿子……尽管我同他年纪相差一代，可我已经把他当作一位朋友看待了。而且他总让我想起你那可怜的哥哥阿尔弗莱德·勒·普瓦特万。特别是当他低头朗诵诗的时候，简直太象了。洛尔，我十五岁写的那些喜剧，你同你哥哥一起演出的那些戏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洛尔看着福楼拜，他唤醒了她对他俩往事的回忆，不禁眉开眼笑。

“多么美好的回忆，”作家继续说道，“想当年在费冈度复活节时多有意思，就在你俩身边，在你哥哥和你的身边！这样美好的日子无论在什么地方再也找不到了。看见你们站在大鸟笼的平台上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们在费冈三